

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

谢 敬

摘要 近代天津为晚清大变局首当其冲者,伴随开埠通商,西医传入亦较早。西医自身特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优势,渐为国人所接受。面对中西医学之间势力的消长、地位的转化,以丁国瑞、张锡纯、施今墨、程价三为代表的先行者,在注重临床疗效的前提下倡导中西医交融,形成独具风格的津沽医学特色和学术思想,且厚积薄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 中西医;天津;近代;交融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Blended at Tianjin in Modern Times XIE Jing *The Library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300193)*

ABSTRACT Tianjin in modern times was the first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great change of late Qing Dynasty. Western medicine had shown its advantages in many aspects and was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face of the ebb and flow of power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status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forerunner of Ding Guo-ru, Zhang Xi-chun, Shi Jin-mo, Cheng Jia-san were on the premis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clinical efficacy of advocating a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ming unique style of JinGu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ideas, and bred rich frui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EY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ianjin; modern times; blend

近代中医学面临两个重大变局,一是西学东渐导致中医学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改变,二是西医学传入给中医学平添了一个参照物和竞争对手。而近代天津,则是这种变局首当其冲者。西医学自身特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优势,渐为国人所接受;中医由于良好的疗效,也一直顽强生存^[1]。面对中西医学之间势力的消长、地位的转化,津门医家中一部分先行者在注重临床疗效的前提下倡导中西医交融。

1 西方医学较早传入近代天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成为晚清大变局首当其冲者。列强划分租界,设立洋行,国外商品输入而国内资源外流;同时,天津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举办了多种军事和民用工业,民族经济开始起步,还爆发过大规模反抗列强欺凌的“天津教案”事件^[2]。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入,西医传入亦较早。

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校,

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医学书籍等,是早期西医学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天津的教会医院主要有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施医养病院、法国天主教會的仁慈堂、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妇婴医院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合办的天津总督医院。总督医院的创建,传教士医士马根济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881年12月15日,在总督医院里成立了天津总督医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3]的前身;虽然学堂规模有限,却为近代中国海陆军输入了最早的一批专业军医人才,为天津乃至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和日后天津医学教育人才的本土化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4]。

尽管19世纪末西医在天津有所发展,但还远未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动摇中医的主导地位。中西医的接触还以阅读对方的医学书籍为主,但由于不同民族间文化、思维和语言的差异,中西医典籍的翻译不仅很少且不能很好地传递信息^[5],中西医之间的接触在范围、深度和规模上十分有限。

2 北洋新政时期天津医药研究会的“中体西用”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权岌岌可危,1901年被迫宣布变法改革。时任直隶总督的袁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No. TJZL16-006)

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 300193)

Tel: 13752716722, E-mail: 21508935@qq.com

DOI: 10. 7661/j. cjim. 20180822. 251

世凯开始推行一系列北洋新政,天津在警备、教育、交通和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加速了近代化进程,这其中也包括卫生行政,如设立卫生局、公立医院、医学院校,完善海港检疫制度等,这些近代卫生体制都是以西医学为基础的。天津卫生局承继都统衙门卫生局,“以法国军医梅尼作为顾问,以北洋医学堂毕业生充当医员”,还雇用中外卫生巡捕督查市内卫生;北洋医学堂以法国军医梅尼任教习、北洋军医学堂以日人平贺精次郎为教习;而私人开业的西医、西药铺也开始增多^[6]。随着天津西医势力的不断增长、影响不断扩大,津门医家中接触到西医的人士开始注意到中医学理论之间的不同,对于中西医、中西药的关注和讨论也时常见诸报端。

虽然承认并主张吸取西医学的一些长处,但中医界从主体上肯定中医学、推崇中医学。面对西医、西药的传入,天津中医药界以丁国瑞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在提倡国货、抗击列强经济侵略的商会实业家支持下,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开始推动改革。

丁国瑞(1870—1935 年)字子良,号竹园,回族,精研中医学,在法租界开设“敬慎医室”诊所。丁氏极为关心国事,希望“以言济世,以医济人”,故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起在天津各报刊上发起“竹园演说”,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医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巨大。

面对西医学传入,丁国瑞认为必须通过改革自身存在的弊端来振兴中医界,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发起成立天津医药研究会。在得到天津商会士绅的资助后,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参加活动的中医和药商也越来越多。研究会的目的有如下几个:如何采用西洋医学的长处来发展中国医学;消除中医与药业之间的障碍;改编古医书并编辑新医书;除掉医药界的各种恶习;为贫民医治;普及卫生观念。医药研究会改革中医药的目标显然是“中体西用”,而为了研究西医的长处,研究会收藏有当时出版的西医、西药类图书近五十种。研究会定期进行各种研究活动,包括“演说”、“实地研究”、“讨论治法”及“分科研究”等,还经常积极邀请天津各界名流参与,并在报纸上宣传研究会成果,提高民众对中医药界的信赖^[7]。

宣统二年(1910 年)鼠疫流行。防疫过程中,天津卫生局所用“强制隔离”等西式防疫方式过于急切,激化了传统习惯与近代防疫间的矛盾,很多人拒绝接受隔离治疗;天津商会支持医药研究会成立“防疫保卫医院”,为患者进行诊治,并拟设立包括研究所、储药房、留验所、养病院等机构的防疫总医院,这实际是

西式中医总医院。可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财力不济,计划落空^[8]。

3 民国时期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和施今墨的中西融通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民族工业发展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日趋猛烈,社会政治领域兴起改良思潮。在医界,西医势力猛增,部分西医和接受西医学的中医开始了对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抨击,废止中医论甚嚣尘上。天津中医界积极参与抗议废止中医案,同时鉴于当时中国医学的现状,兴起以张锡纯“衷中参西”为代表的汇通思潮和施今墨“中医科学化”为代表的改良思潮。

张锡纯(1860—1933 年),河北盐山人,推崇“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把中西医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中西药物并用,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引经据典析医理,病证汇通制新方;古今汇通解医理,承古创新用经方;深研药性析医理,中西互补添新剂”^[9],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 1926 年起张锡纯定居津门行医授徒,为培养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年过古稀的张锡纯创办“中医函授学校”,亲自兼教务,制定函授课目。惜不久遽归道山,夙愿未了。然张氏影响深远,驰誉海内外,津门弟子秉承学说传承不绝。张锡纯衷中参西的医学思想,对“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产生了巨大吸引。

施今墨(1881—1969 年),浙江萧山人,不惑之年在京创设中西医院,中医辨证而引用现代诊疗仪器。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中医现代化,中药工业化”的口号,力倡“治中医必兼通西医,通西医而广中医,中西融通,西为中用”,并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相互佐证,实无他途。”施氏身体力行,临床应用血压计、听诊器等现代诊查设备,用西医原理解释中医学,倡议中西医病名统一,其医案常常是中西医两种分析,并以西医病名自拟如气管炎丸、高血压速降丸等丸散成药。此外,施今墨创办华北国医学院,中西医课程比例大致为 7:3,自编教材,聘请中西医名家如赵锡武、朱壶山等贤达执教^[10],以培养能融贯中西医术、博采众家所长的临床医师。

自 1920 年起,施今墨每年到天津行医一二次,每次十余日,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施氏来津行医、教学,不仅在于京津接壤,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天津具有汇通、包容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施氏非常崇尚张锡纯的学术思想。往来京津三十年,施氏在津弟子众多,这些弟子或为华北国医学社学员,或在津侍诊拜师,日后

多为津门中医界的学术栋梁^[11]。其中佼佼者如尉稼谦在 1931 年创办“天津国医专修学院”，自编函授教材，主张中医体系保持完整并兼取西医之长^[12]；古今人更是在施今墨的直接支持下，于 1939 年创办“天津国医学社”，聘有西医讲解生理解剖学等课程。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津门中西融通医学思想的影响。

4 独树一帜的中西医士程价三

程价三(1891—约 1963 年)，又名介三，山东禹城人，乃伊洛先贤二程后裔，因家贫弃儒学医，医药兼通，又精针灸。24 岁悬壶津门，创办施诊舍药所，每于天灾流行之际施诊舍药。1918 年因在中华基督教会捐建的义学助教，程价三逐渐接受教义，信仰耶稣基督；又因为灾民施诊舍药，觉卫生防疫，西医有所所长。机缘巧合师从王趾周，入中西医学传习所学西医。

1925 年程价三受邀到天津直军善后医院担任医务主任，后到天津兵站医院、北京南苑后方总医院服务，又随军到张家口陆军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兼第一院长，西医医术精进。1928 年程价三回到天津开办程氏医寓，内科用中医、外科用西医，于噎症、噎食、干癆三大证颇有心得。后又加入万国道德会，昌明孝道，续修《程氏族谱》，广受赞誉。程价三对于医学与宗教，无不潜心研究，而求其实用；利用医书之法而济人，利用宗教之法而救世。1949 年 5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登记医事人员，程价三“中医检覈、西医甄训”完全及格，得到中医、西医两份执照；建国后天津市卫生局协助各区陆续组建联合诊所，程价三在天津市河东区郭庄子门诊部(工农联合诊所)工作。

悬壶津门三十余年，每遇天灾流行之际，程价三则与医家王趾周、张相臣、李琴鑫及商界王春圃等联络，施诊舍药。多年中西结合施诊舍药而熟悉价廉药物，又笃信宗教以化民，程价三在津门独树一帜。

5 建国初中西医结合在天津的厚积薄发

建国初期，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提高中医地位，在“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天津中西医关系以交流与融合为主。1950 年 11 月天津中医公会响应政府“中医科学化”号召，由名医集资办学，成立天津市中医进修学校，授课内容为现代医学各科目。

1956 年天津成立中医学会，学会以团结中西医，促进中西医间彼此开诚布公、互相学习为主要任务。同年，受卫生部委托在津试办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招收来自天津、东北、山东等地的学员，由陆观虎、杨达夫、董晓初、古今人等名老中医任教。学员虚心学习，老中医耐心讲解，学术氛围浓厚，两年

后结业受到中央和卫生部的肯定。之后天津的“西学中”一直延续下来，学员在临床实习时还组建了若干小组，为一批知名老中医整理医案，出版医著，对继承中医经验做了大量工作，很多学员成为天津中西医结合的技术骨干^[13]。

6 结语

天津作为中国早期的海外通商口岸，具有传统与开放、兼收又并蓄的城市人文特征。在这样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津门医药事业也独具特色，以提高疗效、发扬中医为目的的中西医交融互通，同样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14]，厚积薄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治疗危重病等方面开出硕果^[15]。

参 考 文 献

- [1] 祝湛予. 扬长避短，共同发展[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8, 18(11): 643.
- [2] 来新夏主编. 天津近代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2.
- [3] 袁媛. 中国西医教育之发端: 天津总督医学堂[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0, 32(1): 63-64.
- [4] 刘祺.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1840—1911)—医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2.
- [5] 王兆男, 姚欣. 对比语言学视域下中医典籍英译探析[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36(4): 488.
- [6] 侯振彤主编. 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M]. 天津: 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 1986: 318-322.
- [7] 丁国瑞主编. 竹园丛话(第六集)·倡议中医研究会章程[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133.
- [8] 户部健. 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7, 8: 151-157.
- [9] 丁慧芬, 罗根海, 谢敬. 张锡纯中西汇通临证处方思路探析[J]. 江苏中医药, 2012, 44(12): 4.
- [10] 余靖, 刘红旭. 北京四大名医与中西医结合[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1, 21(11): 803-804.
- [11] 张伯礼, 于铁成主编. 天津中医药史略与学术思想[M]. 天津: 天津科技出版社, 2008: 41-42.
- [12] 谢敬. 尉稼谦和天津国医专修学院[J]. 中医文献杂志, 2016, 34(6): 41.
- [13] 王一章. 天津中医工作三十年——为《天津中医》创刊两周年而作[J]. 天津中医, 1986, 3(5): 6-7.
- [14] 周霭祥. 我对西学中的回顾与前瞻[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2, 22(7): 484.
- [15] 刘智利. 天津: 兼收并蓄成就中西医汇通[N]. 中国中医药报, 2009-05-18(001).

(收稿: 2017-01-04 在线: 2018-09-19)

责任编辑: 汤 静